

船山遺書

冊六

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傳發例

船山遺書 經部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
上海太平洋書店重校刊

劉陽 李英侯 總勘
劉陽 張告吾
平江 李蘊平 輯校

周易內傳發例

衡陽王夫之譌

伏羲氏始畫卦而天人之理盡在其中矣上古簡樸未遑明著其所以然者以詔天下後世幸筮氏猶傳其所畫之象而未之亂文王起於數千年之後以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之心得卽卦象而體之乃繫之彖辭以發明卦象得失吉凶之所由周公又卽文王之彖達其變於爻以研時位之幾而精其義孔子又卽文周彖爻之辭贊其所以然之理而爲文言與彖象之傳又以其義例之貫通與其變動者爲繫傳說卦雜卦使占者學者得其指歸以通其殊致蓋孔子所贊之說卽以明彖傳象傳之綱領而彖象二傳卽文周之彖爻文周之彖爻卽伏羲氏之畫象四聖同揆後聖以達_乎聖之意而未嘗有損益也明矣使有損益焉則文周當舍伏羲之畫而別爲一書如揚雄太玄司馬君實潛虛蔡仲默洪範數之類臆見之作豈文周之才出數子之下而必假於羲畫使有損益焉則孔子當舍文周之辭而別爲一書如焦贛京房邵堯夫之異說豈孔子之知出數子之下乃暗相判而明

相沿以惑天下哉由此思之則謂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有周公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而又從曠世不知年代之餘忽從畸人得一圖一說而謂爲伏羲之易其大謬不然審矣世之言易者曰易者意也惟人之意而易在嗚呼安得此大亂之言而稱之哉此蓋卜筮之家迎合小人貪名幸利畏禍徼福之邪心詭遇之於錙銖之得喪窺伺其情乃侮聖人之言違天地之經以矜其前知而學者因襲其妄以之言微言大義之旨如元亨利貞孔子之言四德非文王之本旨之類竟以先聖通志成務窮理盡性之制作爲火珠林鬻技之陋術易之所以由明而復晦也篇中如此類者不得已廣爲之辨卽象見彖卽彖明爻卽彖爻明傳合四聖於一軌庶幾正人心息邪說之意云

由今而求義文之微言非孔子之言而孰信邪意者不必師孔子則苟一畸人立之說焉師之可也又何必假託之伏羲也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則在文王而後易之名立易之道著是周易之義建諸天地考諸前王而夏商以上雖有筮人之雜說孔子之所不取況後世之僞作而駕名

上古者乎文王之卦伏羲之卦也文王取其變易神妙之旨而名之曰易是故周公之爻辭得以興焉舍文王而无易舍文王而无伏羲氏之易故易之所以建天地考前王者文王盡之矣至宋之中葉忽於杳不知歲年之後無所授受而有所謂先天之學者或曰邵堯夫得之江休復之家休復好奇之文士歐陽永叔嘗稱其人要亦小智而有所窺者尔或曰陳搏以授穆脩脩以授李之才之才以授堯夫則爲搏取魏伯陽參同契之說附會其還丹之術也亡疑所云先天者鍾離權呂崑之說也嗚呼使搏與堯夫有見於道則何弗自立一說卽不盡合於天猶可如揚雄之所爲奚必假伏羲之名於文字不傳之邃古哉其經營砌列爲方圓圖者明與孔子不可爲典要之語相背而推其意之所主將以爲何如方圓圖方位次序之餽飭鋪排者可以崇德邪可以廣業邪可以爲師保父母使人懼邪可以通志成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邪不過曰天地萬物生殺興廢有一定之象數莫能踰於大方至圓之體充其說則君可以不仁臣可以不忠子可以不盡養父可以以不盡教端坐以俟禍福之至嗚呼跖也夷也堯也桀也皆不能損益於大方至

圓之中者也即使其然而又何事曉曉前知以術明覺乎故立一有方有體之象以言易邪說之所由興暴行之所由肆人極之所由毀也魏伯陽以之言丹術李通玄以之言華嚴又下而素女之淫妖亦爭託焉故學易者不闢先天之妄吾所不知也篇中廣論之

秦焚書而易以卜筮之書不罹其災故六經惟易有全書後學之幸也然而易之亂也自此始孔子之前文周有作而夏商連山歸藏二家雜占之說猶相淆雜如春秋傳之繇辭多因事附會而不足以垂大義而使人懼以終始孔子贊而定之以明吉凶之一因於得失事物之一本於性命則就揲策占象之中而冒天下之道乃秦既夷之於卜筮之家儒者不敢講習技術之士又各以其意擬議而詭於情僞之利害漢人所傳者非純乎三聖之教而秦以來雜占之說紛紜而相亂故襄楷郎顗京房鄭玄虞翻之流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諸理王弼氏知其陋也盡棄其說一以道爲斷蓋庶幾於三聖之意而弼學本老莊虛無之旨既詭於道且其言曰得意忘言得言忘象則不知象中之言言中之意爲天人之蘊所昭示

於天下者而何可忘邪然自是以後易乃免於鬻技者猥陋之誣而爲學者身心事理之典要唐宋之言易者雖與弼異而所尙略同蘇氏軾出入於佛老敝與弼均而閒引之以言治理則有合焉程子之傳純乎理事固易大用之所以行然有通志成務之理而無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張子略言之象言不忘而神化不遺其體潔靜精微之妙以益廣周子通書之蘊允矣至矣惜乎其言約而未嘗貫全易於一揆也朱子學宗程氏獨於易焉盡廢王弼以來引伸之理而專言象占謂孔子之言天言人言性言德言研幾言精義言崇德廣業者皆非義文之本旨僅以爲卜筮之用而謂非學者之所宜講習其激而爲論乃至擬之於火珠林卦影之陋術則又與漢人之說同而與孔子繫傳窮理盡性之言顯相牴牾而不恤由王弼以至程子矯枉而過正者也朱子則矯正而不嫌於枉矣若夫易之爲道卽象以見理卽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卽占以示學切民用合天性統四聖人於一貫會以言以動以占以制器於一原則不揣愚昧竊所有事者也易之爲筮而作此不待言王弼以後言易者盡廢其占而朱子非之允矣雖然抑

問筮以何爲而所筮者何人何事邪至哉張子之言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然非張子之創說也禮筮人之問筮者曰義與志與義則筮志則否文王周公之彝訓垂於筮氏之官守且然而況君子之有爲有行而就天化以盡人道哉自愚者言之得失易知也吉凶難知也自知道者言之吉凶易知也得失難知也所以然者何也吉凶兩端而已吉則順受凶無可違焉樂天知命而不憂前知之而可不憂卽不前知之而固無所容其憂凶之大者極於死亦孰不知生之必有死而惡用知其早莫哉惟夫得失者統此一仁義爲立人之道而差之毫釐者謬以千里雖聖人且有疑焉一介之從違生天下之險阻其初幾也隱其後應也不測誠之必幾神之不可度也故曰明於憂患與故又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一剛一柔一進一退一屈一伸陰陽之動幾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造化之權衡操之於微芒而吉凶分塗之後人尙莫測其所自致故聖人作易以鬼謀助人謀之不逮百姓可用而君子不敢不度外內以知懼此則筮者筮吉凶於得失之幾也固非如火珠林者盜賊可就以問利害而世所傳邵子牡丹之榮悴盜枕之全毀亦何用知

之以瀆神化哉是知占者卽微言大義之所存崇德廣業之所慎不可云徒以占吉凶而非學者之先務也

易之垂訓於萬世占其一道尔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惟制器者尙其象在上世器未備而民用不利爲所必尙至後世而非所急耳以言尙辭以動尙變學易之事也故占易學易聖人之用易二道並行不可偏廢也故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學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筮也子曰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言寡過之必於學也又曰不占而已矣言占之則必學以有恆也蓋非學之有素則當變動已成吉凶已著之後雖欲補過而不知所從天惡從而祐之以吉无不利邪京房虞翻之言易言其占也自王弼而後至於程子言其學也二者皆易之所尙不可偏廢尤其不可偏尙也朱子又欲矯而廢學以尙占曰易非學者所宜讀非愚所知也居則玩辭者其常也以問焉而如嚮則待有疑焉而始問未有疑焉無所用易也且君子之有疑必謀之心謀之臣民師友而道之中正以通未有易合焉者則其所疑者亦寡矣學則終始典焉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

徒以占而已矣則無疑焉而固可遠也故篇內占學並詳而尤以學爲重

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洛書別於洪範篇中詳之而河圖者聖人作易畫卦之所取則孔子明言之矣八卦之奇偶配合必卽河圖之象聖人會其通盡其變以紀天地之化理也明甚乃說河圖者但以配五行而不以配八卦不知曠數千年而無有思及此者何也故取則於河圖以分八卦之象使聖人則圖以畫卦之旨得著明焉說詳繫傳第九章其以五行配河圖者蓋卽劉牧易洛書爲河圖之說所自出易中並無五行之象與辭五行特洪範九疇中之一疇且不足以盡洛書而況於河圖篇中廣論之其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尤不知其何見而云然先儒但沿陳說無有能暢言其多少生成之實者不知何一人言之而數千年遂不敢違邪易則文王周公孔子也洪範則禹箕子也四聖一仁曾不如何一人之分析五行多寡之數弗究其所以然橫空立論而遂不敢違邪本義於大衍章推大衍之數出自河圖大衍筮法之本也筮以求卦卦立而後筮生筮且本於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況於卦筮則圖而卦之必先則於圖也愈明河圖之數

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不全用者筮以筮人事之得失吉凶天之理數非人事所克備也天地之廣大風雷之變動日月之運行山澤之流峙固有人所不可知而所不與謀者五位之體天體也人無事焉則筮不及焉故筮惟大衍以五十而虛其體之五雖曰聖人法天而德與天配而豈能盡有其神化哉必欲盡之則惟道士之吐納風雷浮屠之起滅四大而後可充其說非理之所可有道之所可誣也故筮虛五位之一而但用五十也至於因圖以畫卦則以肖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之全體大用該而存焉圖之象皆可摩盪以成象圖之數皆可分合以爲數而五位五十有五參伍錯綜而後八卦以成故圖者卦之全體而著策者圖之偏用卦與筮理數具足於圖中若但於筮言圖而圖則別象五行無與於卦是得末而忘其本矣聖人則圖以畫卦八卦在而六十四卦亦在焉因而重之五位十象交相錯焉六十四象無不可按圖而得矣或曰因五位十象而成六十二卦可也若乾六陽坤六陰圖則陽之象一三五七九象止五陽陰之象二四六八十象止五陰何從得六陽六陰而取則哉曰天之垂象也不一其理聖人之則天也不一其

道故曰其爲道也屢遷河圖中外之象凡三重焉七八九六天也五十地也一二三四人也七九陽也八六陰也立天之道陰與陽俱焉者也至於天而陰陽之數備矣天包地外地半於天者也故其象二而得數十五猶未歎也人成位於天地之中合受天地之理數故均於天而有四象然而得數僅十視地爲歎矣卦重三而爲六在天而七八九六皆剛而又下用地之五人之或一或三而六陽成地五十皆陰五剛也剛剛亦陰之剛又用天之八六人之二四而六陰成此則乾坤六爻之象也一三皆陽也乾虛其一而不用者天道大備乾且不得而盡焉非如地道之盡於坤也是知聖人則河圖以畫卦非徒八卦然也六十四卦皆河圖所有之成象摩盪而成者故曰聖人則之

乾坤竝建爲周易之綱宗篇中及外傳廣論之蓋所謂易有太極也周子之圖準此而立其第二圖陰陽互相交函之象亦無已而言其並著者如此余太極大圓者也圖但象其一面而三陰三陽具焉其所不能寫於圖中者亦有三陰三陽則六陰六陽具足矣特圖但顯三畫卦之象而易之乾坤竝建則以顯六畫卦之理

乃能顯者爻之六陰六陽而爲十二所終不能顯者一卦之中嚮者背者六幽六明而位亦十二也十二者象天十二次之位爲大圓之體太極一渾天之全體見者半隱者半陰陽寓於其位故轂轉而恆見其六乾明則坤處於幽坤明則乾處於幽周易並列之示不相離實則一卦之嚮背而乾坤皆在焉非徒乾坤爲然也明爲屯蒙則幽爲鼎革無不然也易以綜爲用所以象人事往復之報而略其錯故嚮背之理未彰然乾坤坎離頤大過小過中孚已具其機抑於家人睽蹇解之相次示錯綜並行之妙要之綱縕升降互相消長盈虛於大圓之中則乾坤盡之故謂之縕言其充滿無閒以爻之備陰陽者言也又謂之門言其出入遞用以爻之十二位具於嚮背者言也故曰易有太極言易具有太極之全體也是生兩儀卽是而兩者之儀形可以分而想像之也又於其變通而言之則爲四象又於其變通而析之則爲八卦變通無恆不可爲典要以周流六虛則三十六象六十四卦之大用具焉乾極乎陽坤極乎陰乾坤竝建而陰陽之極皆顯四象八卦三十六象六十四卦摩盪於中無所不極故謂之太極陰陽之外無理數乾坤之外無

太極健順之外無德業合其嚮背幽明而卽其變以觀其實則屯蒙鼎革無有二卦而太極之體用不全是則易有太極者無卦而不有之也故張子曰言幽明不言有無言有無則可謂夜無日而晦無月乎春無昴畢而秋無氐房乎時隱而時見者大也太極之體不滯也知明而知幽者人也太極之用無時而息也屈伸相感體用相資則道義之門出入而不窮嗚呼太極一圖所以開示乾坤竝建之實爲人道之所自立而知之者鮮矣

象傳之言陰陽皆曰剛柔何也陰陽者二物未體之名也盈兩間皆此二物凡位皆其位無入而不自得不可云當位不當位應不應故於吉凶悔吝無取焉陰陽之或見或隱往來發見乎卦而成乎用則陽剛而陰柔性情各見功效各成於是而有才於是而有情則盛德大業之所自出而吉凶悔吝之所自生也剛之性喜動柔之性喜靜其情才因以然尔而陽有動有靜陰亦有靜有動則陽雖喜動而必靜陰雖喜靜而必動故卦無動靜而筮有動靜故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陰非徒靜靜亦未卽爲陰陽非徒動動卽未必爲陽明矣易

故代陰陽之辭曰柔剛而不曰動靜陰陽剛柔不倚動靜而動靜非有恆也周子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生者其功用發見之謂動則陽之化行靜則陰之體定爾非初無陰陽因動靜而始有也今有物於此運而用之則曰動置而安處之則曰靜然必有物也以效乎動靜太極無陰陽之實體則抑何所運而何所置邪抑豈止此一物動靜異而遂判然爲兩邪夫陰陽之實有二物明矣自其氣之冲微而未凝者則陰陽皆不可見自其成象成形者言之則各有成質而不相紊自其合同而化者則渾淪於太極之中而爲一自其清濁虛實大小之殊異則固爲二就其二而統言其性情功效則曰剛曰柔陰陽必動必靜而動靜者陰陽之動靜也體有用而用其體豈待可用而始乃有體乎若夫以人之噓而暝爲陽吸而寒爲陰謂天地止一氣而噓吸分爲二殊乃以實求之天其噓乎地其吸乎噓而成男乎吸而成女乎噓則剛乎吸則柔乎其不然審矣人之噓而暝者腹中之氣溫也吸而寒者空中之氣清也亦非一氣也況天地固有之陰陽其質或剛或柔其德或健或順其體或清或濁或輕或重爲男爲女爲君子爲小人爲文爲武判然必

不可使陰之爲陽陽之爲陰而豈動靜之頃倏焉變易而大相反哉易不言陰陽而言剛柔自其質成而用著者言之也若動靜則未之言也信聖人之言而實體之可以折羣疑矣

昔者夫子旣釋彖爻之辭而慮天下之未審其歸趣故繫傳作焉求彖爻之義者必遵繫傳之旨舍此無以見易明矣傳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明乎爻之必依於彖也故曰彖者材也爻者效也材成而斲之在車爲車輪輿皆車也在器爲器中邊皆器也各效其材而要其材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舍其同歸一致叛而之他則塗歧而慮詭於理雖有卮言之不窮猶以條枚而爲棟梁析豫章而爲薪蒸材非其材烏效哉說易者於爻言爻而不恤其彖於彖言彖而不顧其爻謂之曰未達也奚辭易之辭簡而理微舍其同歸一致而叛離以各成其說簡者莫能辨也微者可移易而差焉者也則亦可詭遇以伸其說而爲之言曰文自文也周自周也孔自孔也則亦終莫之悟也今以略言之乾惟具四德故雖在潛而德已爲龍他陽之在下者莫能擬也勿用者以養其元亨利貞之德也坤惟喪